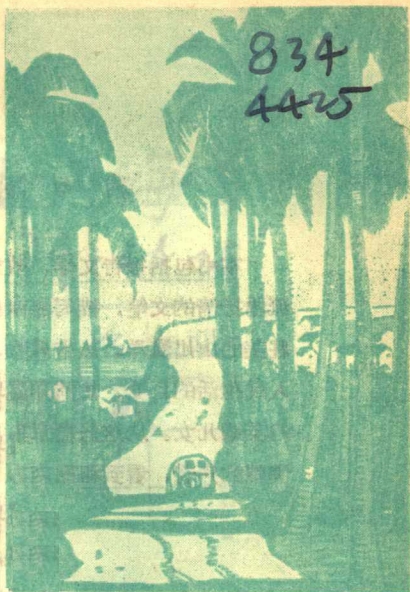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tropical scene. A large, dark silhouette of a palm tree trunk and fronds dominates the left and top portions of the frame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, deep green. In the distance, several small, white sailboats with various sail pattern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horizon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graphic.

椰风海韵

黄向青著



椰 风 海 韵

黄 向 青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椰风海韵

黄向青著

◆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◆

统一书号: 10111·636

书号: 2209·787×1092毫米1/36·4 8/9印张·2插页·80,090字

1964年3月第1版

196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100 定价: (6)四角

內 容 介 紹

本书包括报告文学、散文特写十六篇，作者以流丽抒情的文笔，描写海南島、海陵島和潮汕平原壮美的山川海洋、热带风物，以及五指山深处黎族人民生活的巨变，热情洋溢地歌颂活跃在这土地上的英雄儿女。从这些篇章里，可以听到我們时代的沸腾的声音，看到祖国南方绚丽的地方色彩。

海南島、海陵島、潮汕平原

目 录

椰风海韵	1
在热带原始森林里	7
碧海银潮	17
海陵岛	29
鳌江的早晨	41
山·水·春	50
天涯路	63
通什风情	76
五指山深处	85
“鬼门关”上	96
严峻的名字	106
山柑	117
松涛的人	130
唤醒荒地的年青人	140
鱼雷艇基地漫步	154
海防前哨归来	162
后记	171



椰 风 海 韵

长夏的海南島，是一个花团錦簇的宝島！清瀾港，是嵌在宝島东海岸上的一颗蓝宝石！

尤其在这夏天的日子里，这块蓝宝石閃耀出来的光彩是更加瑰丽而迷人。那漫漫的椰林里洋溢着收获的欢乐，那港外七洲洋上跳跃着神奇的飞魚，那港湾的海水和港湾上寥廓的天空，似乎也变得更加湛蓝了！而天海相映的白云，旋卷堆积，像冰山雪浪一般……。如果你来到清瀾港，我想，那里的綺麗风光，定会在你的心弦上，弹出一阙沒有乐譜的最美妙的乐曲来——里面，将有柔和流畅的，也有跳跃明快的旋律。

清瀾港离文昌县城只有十来公里，車行一会便可到达。这是海南島一个著名而规模却很小的漁港，加上漁民們大都住在附近的乡村里，所以，尽管这时主要的作业——围捕飞魚的季节仍未完全过去，

漁港的气氛却是那么平靜有序的，只有碼頭上因为運輸而显得比較熱鬧繁忙。海面上灣泊的漁船很多，但其中少有那种庞然巨物的“拖風船”，所以也不像大漁港那樣，出現着海上的鬧市，至多只能說這是一個海上的村庄。总之，这里沒有一般漁港特有的人烟稠密、市声煩囂的情景，而这样，似乎跟漁港周圍的景色，更能和諧一致。

在漁港海濱漫步，便可大致把清瀾的風光浏览一番。這是一個不太寬闊可是深深地伸進陸地裏的海灣，兩岸潔白的沙灘，逶迤悠長，一直延伸到遠遠的港口上。隔海眺望，對岸屹立着一堵綠色的長城，這就是椰林的邊沿，從那兒開始，椰林像滔滔滾滾的綠色浪濤，無盡境地漫向遠方，淹沒了大地。文昌縣有三、四個公社，就座落在这廣袤數十里茫茫的林海里。這些年，經過各地大規模的栽種，全島椰林還難有個確數，但歷來都有這樣一個說法：全島的椰樹有一半生長在文昌縣，而眼前的一片椰林，又占了文昌縣的一半。我曾作過多次的環島漫游，在印象上，似乎無法推翻這樣的判斷。

熱帶晴明的夏天，而又是在遼闊的大海邊沿，所以港灣的天空顯得特別深遠而蔚藍。也許正因為

这天色的印染，加上椰林的綠光反照，清瀾港海湾里的海水，真是綠如碧玉，使人不禁把这美丽的海湾幻想作盛滿碧綠名酒的蓝色水磨玻璃杯。不过，多住些时日以后，又会发现：当朝阳初升、金光灿烂的时候，杯里盛的却是色彩金黄的白兰地；而紅霞似火的黄昏，又变成紫紅的葡萄酒了。

清瀾，正是那样一个色彩斑斓的海港！

在清瀾港，我曾有幸乘坐汽艇到港外去，漫游了七洲洋的一角海面。虽然这时船队已远航海上，只在天际間有时隱时现的点点白帆，沒能體驗那追捕飞魚时熱鬧欢騰的场面；然而，毕竟还看见了久已向往的飞魚惊跃的奇景。当汽艇在海洋上加快速度破浪飞驰的时候，受惊的飞魚便紛紛跃出水面，挺着苗条的身躯，张开修长的胸鳍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像一匹匹輕盈的銀燕，从船舷旁边飞掠而过，然后远远地落入波涛中。間中碰上群魚飞跃时，那情景更使人欢呼雀跃，惊叹不絕。这时候，蔚藍的海上，迸发出万朵銀花，此起彼落，瑰丽异常。

一位老漁民告訴我，每年春天，沿海水暖藻茂，聚集在西沙、南沙群島附近我国南部海疆的飞魚，便成群結队向祖国的大陆洄游；清明时节，陆

續到达海南島以南的海面，这时，它們不会錯向西面的北部湾，而一定沿着东岸北上，沿途产卵；到达七洲洋后，六、七月間，便折向南游，沿着旧路归去。年年如是，頗有点像信徒朝圣的味道。海南島东海岸各地的漁民，早就摸透了这条规律，他們有一句諺語說：“嘱子嘱孙，勿忘三月春。”每年清明前后，便扬帆出海“迎魚头”、“追魚尾”，进行围捕。清瀾港瀕临七洲洋，地点适中，便成为飞魚主要的集散地。听到自然界中这种奇妙的现象，我不禁陷入深邃的遐思冥想中去了！

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誘惑，一天清晨，我从清瀾港坐上小巧的帆船，穿过輕紗似的朝雾，渡海到对岸的建华山訪問椰林去。

不知是林招风还是风从林，一上岸，就觉着这里的海风多而强劲，椰林不息地发出一片海涛奔腾似的音响。一株挨着一株的挺秀的椰树，在天幕下亭亭佇立，羽翼翻飞，袅娜搖动，风姿动人极了！这些日子，正是荔熟椰香的节令，每一株的树冠上都挂着累累垂垂的碩大的椰果，有娇綠，有暗紅，有金黃，色彩惹人心爰。沿着細沙松软的小路，我們迂迴曲折地走到密林深处建华山大队所在的村

庄。也許是因为文昌人好客，也許因为这是椰子收获的季节；或者，还因为支部書記符和友的年青热情，我們受到了一頓“盛宴”的款待。一位赤身的小伙子，选了一株十多米高的树，手攀脚踩，一窜一窜，轉眼間便爬到树頂上去了。只见他拔出砍刀，乱劈一气，一連串椰果便沉重地墜到地上来。然后，人們三刀两砍，便把又厚又硬的外壳，干淨利落地劈开个口子，讓我們捧起来，飽喝一頓清甜而微带酒味的椰浆。然后，我們一面嚼着雪白的椰肉，一面听干部和社員們漫談椰林兴衰的旧事新聞。

椰树，在这里被視為宝树；那是因为：正如人們所熟知的，它全身沒有一件不可利用的东西。一株最好的椰树能活上一百年，每年結子一二百个，一生所結的子，能榨出一二千斤用途广大的椰油；从椰子外皮剥下来的椰衣，能打成一千多斤耐浸的椰纜。然而，解放前椰农的生活是困苦的，年青人迫得飘海下南洋。在建华山，几乎每一家都跟华侨有关系，都有着一頁洒滿离愁別泪、充滿辛酸穷困的历史。許多人，直到今天仍然渺无音訊。解放时，椰林里遺留下来的是杂草丛生、滿目荒蕪的景象。一九五六年，成立了椰子生产合作社以后，經

过逐年的垦复，面目一新，公社化后生产更有了大发展。一九五六年以前，全队收获椰子只有三十多万个；现在，每年都在一百万个以上了！

我們在椰林里走了一遭，到处都閃现着年青人上树采果的矫健身影，到处都遇见穿着花綠衣裳的侨乡姑娘在忙碌地收集椰果。在有些林間空地上，社員們排成行列，吆着号子，絞扭那粗大的椰纜；屋前屋后的浓蔭下，妇女和老人們一面悠閑地傾談，一面不停手地編着那細小的椰繩；而無論到哪里，都会嗅到一股浓郁的香味，那是从榨油厂里飘散出来的……。

晚上，渡海回清瀾，在海灘上待渡时，适逢皓月当空，漫漫的椰林遍洒了銀色的粉末，华美而富丽。港湾的海面上，銀涛万頃，浮光跳跃。这时，正值夜潮泛涨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波浪，輕盈地漫上沙滩，又輕盈地退了回去；那一陣一陣細碎的沙沙声，是那么柔和，那么細絮，那么甜蜜，使人像听到一首以最美妙輕柔的指尖在豎琴上拨奏的、最美妙輕柔的夜曲——呵！不，这是任何最美妙的音乐也无法比拟的音乐，它，是海韵。

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重写于广州

在热带原始森林里

在海南島西南端北部湾畔，屹立着一群巍峨伟岸的青山，宛如翻騰滾轉地扑向茫茫大海的蒼龙。为首那座尖銳陡峭如用刀斧劈成的山峰，拔地而起，高插云霄，这就是尖峰岭群山的主峰——海拔一千三百八十米的尖峰。其后是二峰、独峰、大岭、不各岭，高度也在一千米上下。

尖峰岭不入古来名山之列，原来倒是个雾鎖云封、人迹罕到的山地。只是几年以前，才被无畏的勘探队揭开了神秘的面幕，說山上有着我国最广大的热带原始森林，是一个蘊藏着无数百年不朽良材的綠色宝庫。在那茂密的林海深处，还是长臂猿的王国，野鹿的乐园，鸞哥、画眉等美丽的热带小鳥的天堂。在高山深谷中，还发现了二百多种貴重的药材，其中，有在神話中被視為起死回生的“仙草”——灵芝。今天，經過林业工人們胼手胝足的辛勤

劳动，这里已经成为我国南方一个重要的林业基地，吸引着每一个宝岛的旅行者。我曾登山探林一次，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。

我是从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市乘车沿着西海岸到尖峰岭去的。走过当年苏东坡流放儋耳（即今之儋县）时走过的道路，穿过曾被封建皇朝称为“昌化”、“感恩”以及解放前仍被视为“化外”、“蛮荒”的东方县等黎族苗族聚居的地方。五、六年前，这一带仍给人黄沙衰草、满目荒蕪的感觉，如今，却布满葱绿的热带林园了！那在南美洲被称为绿色金子的咖啡，那来自西非洲的贵宾油棕，那树干翠绿光滑的爪哇木棉，那清香硕大的沙撈越菠蘿……已经漫坡遍野、成林结果了！在初夏时节便已盛放红花的凤凰树，像丛丛野火燃遍大地，更为宝岛增添无限迷人的姿色。

深夜到达尖峰岭下的大凯村，几年前居住着几户黎家的小村落，现在已是电灯闪烁、楼房毗连、公路铁道交错的一个形成中的林业城市了。次日清晨，就从这里搭乘运材卡车，跟给我做向导的森林管理局干部老王同志一起到山上去。这时候，初升的太阳还掩在重重的山影后面，广阔的海，弥漫

着一片乳白色的云雾，只是群峰頂上逶迤的边沿，已被阳光照射得輝煌灿烂，像鑲上去的一条金色的滾边。而那尖峰的尖端，时隐时现，成了云海上飘忽的小島。插进林区的公路很宽闊，但陡峻险阻，車前常常突現壁立的峭崖和怪石嶙峋的陡坡，使人惊疑前路断絕。就这样，經過无数次峰迴路轉、盘旋曲折，汽車爬上了山腰。这时，回头俯視，但见一縷縷烟云，梦一般輕忽地冉冉升騰，到了眼前，却刹那飘拂而过，散入林間。此情此景，正合古人吟咏的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馬头生”的境界。

我們按计划在七百米处下了車，离开公路，钻进原始森林去。立刻，便被一片山蝉尖銳嘹亮的鳴声包围起来。出現在眼前的一切景物，都使人追忆起那关于洪荒时代的古老传说。那参天的古树，一棵挨一棵，一层包一层，丛丛密密，茫无止境。每一棵树，都有两三抱甚至五、六抱粗大，高度都达二三十米，而且都那么笔挺劲直，只在树梢上才伸出一些橫枝小节，很有青云直上的气势。爬滿蒼苔的斑駁的树干上，纏繞着糾結的藤蘿，树杈上还附挂着許多寄生植物，有的像长了草的大蚁窝，有的像奇形怪状的盆栽；其中，以可供藥用的十指蓮、

丁公藤最多。因为树叶层层相叠，丛丛抱拥，所以初时还間有銅錢大的空隙，篩下一箭阳光，稍为深入以后，便全然不见天日，一片阴暗了。据说这森林里的树木，有的年龄已高达二三百岁，一般的也有几十年了。看见这些古老巨大的树木，不禁想到天坛、故宫、明陵那些古建筑的庞然栋柱，对它们的来历，一直曾感到难以想像，不知那些封建帝皇从哪里搜到这稀世的奇珍。现在，一切都释然于心了。

据管理局同志的介绍：尖峰岭虽远远不及兴安岭等国内著名林区的广阔，但却以有种类繁多的热带特产贵重木材而引起重视。这里的树木，不但都是径粗干直，而且质地坚实，纹理细致，不生蛀虫。像寮空母、槌木、青皮、母生等树，坚硬如铁，三匹马力的油锯，是咬它不动的。一立方米木材，重量便有二三千斤；我们投下一小块，入水也不浮；虽水渍数十年也不会腐朽。据说日本军阀占领海南岛时，曾滥伐过一些木材建造公路桥梁，二十多年了，桥板完好无损，桥桩桥柱也坚实如初。其他如红桐、油丹、绿楠、胭脂、乌墨等等列为一类的材料还多得很。有些木材带有天然的颜色、花纹

和香味，要是制成家具，不上油漆，便帶着墨綠、漆黑、赭紅等色彩；天生的木紋，如云、如龍、如山、如石，韻味無窮，巧奪天工；而那縹緲的幽香，會使人嗅到大森林的氣息。當然，正如管理局的一位負責同志說的：“尖峰嶺的木材，拿來造家具是很少的，太可惜了！就是枕木和一般的房屋，我們也只派那些四、五類的木材罷了！”然而，這樣富饒的森林，却一直沉沉昏睡在一個原始的夢里，最近幾年，開辟公路的隆隆炮聲，油鋸的軋軋聲……才終于震碎了亘古的寂寞，大批貴重的木材，源源不絕地運到山下，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綫。

森林里没有路，每迈一步，都得付出很大的气力。地上，陈年的敗叶枯枝化成松軟的泥土，上面又新堆上了厚厚的一层，走起来軟綿綿的，一弹一跳。有时，要吃力地跨越那过去倒在地上的大树；有时，陷在藤蘿、灌木和古树的鬚根織成的网里，弄得进退两难；当遇到陡立的山坡时，还不得不攀藤附葛，手脚并用，互相牵引，才能翻上去。令人又惊又喜的是，森林里不但充滿了鶯哥、画眉、祝英台……等小鳥宛轉动听的歌声，而且随时随地都

会遇到窜来窜去的松鼠、野兔以至果狸这些小动物；常常，又会有一只肥大的山鸡，突然从脚边窜起，“咯咯”地拍着五彩斑斓的翅膀飞去。我很渴望能看见生活在森林里的还未失去自由的猴子，可是终于没有这个运气。本来猴子是很多的，尤其是长臂猴，这也是热带森林的特色。最初上山来的工人们说：“那时，一来就是一千几百，成群结队，简直成了孙悟空的花果山呢。它们会偷偷地摸进工棚来，把好吃的吃光，把不好吃的闹翻，把觉着新奇好玩的东西偷走，总之，给你闹个一塌糊涂。有一次，弄得人们吃了好几天盐水饭。现在，它们都给炮声和机器声吓跑，搬进尚未开采的密林去了！”

几经艰苦的攀援，终于找到了正在采伐的林段。在那里，参观了工人们熟练地使用油锯、在十多分钟内把一株大树锯断的令人赞叹的技法；经历了那大树倒下来时林叶簌簌摇落、雷霆似地响彻山谷的惊心动魄的情景；也为那几吨重的巨木，竟那么轻快地在木滑道上飞溜下山的奇迹，感到无限欢快，不由人不对工人的智慧大为惊叹。……最后，我们还访问了一位出色的采伐工人陆举光。他